

李志毅 主编

我家的巨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征文集

MY FAMILY'S
GREAT CHANGE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
广播

经济频道

总 策 划 刘长允
主 编 李志毅
副 主 编 潘士强
执行主编 张新刚 李铁英 孙彦杰
武 莉
编 委 董建华 刘晓琳 韩英杰
王学玮 蒋 伟

ISBN 978-7-209-04643-5



9 787209 046435 >

定价: 30.00 元

李志毅 主编

我家的巨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征文集

MY FAMILY'S
GREAT CHANGE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家的巨变:改革开放三十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征文集 / 李志毅主编.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09-04643-5

I. 我…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638 号

责任编辑:麻素光

封面设计:宋晓明

我家的巨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征文集
李志毅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q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 开(165mm×230mm)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643-5

定 价 3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2)88194567

一滴水见“太阳”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承载着无数人的光荣与梦想,改变了一个个“小家”的命运;一个个“小家”的变化,汇聚成震撼山川的力量,谱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山东广播经济频道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推出《我家的巨变》征文活动,可谓积滴水为小溪,积小溪为江海,一滴水见太阳,较好地发挥了广播优势,突出了广播特色,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很好纪念。

改革开放,让中国打开了关闭多年的国门。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三十年间,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变化,都生动地折射出改革开放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作为参与者、创造者、见证者和受益者的普通百姓,对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可谓感受最真,情意最切,体会最深。翻开这本书,如同打开一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明上河图》,一个个家庭的变化汇聚成时代的恢宏画卷!

改革开放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父亲的胆识》中,胆小、谨慎的父亲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下,变得大胆而充满活力,他带领乡亲们走出贫穷,过上了富裕的好日子;《老师的福气》再现了三十年来国家尊师重教,教师待遇不断提高的历程;《台湾的大哥走过来》讲述了一位母亲对远在台湾儿子的思念,反映了海峡两岸由隔绝到“三通”的变化,描写深入,充满温情,催人泪下。

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昔日补巴穿着苦 今日补衣谓之“酷”》、《布鞋深深藏在记忆里》、《一只呢绒袜》等文章通过不同的小侧面、小细节,体现出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话说俺家的水饺》、《难忘当年的红薯生活》在“食”的方面,表现了人们由“吃饱”到“吃好”的转变;《我家房子的变迁》、《妈妈搬进了地热供暖的新居》从农村、城市两个环境中房子的变化,反映出人们生活环境、居住条件的历史巨变;《“村村通”,时代的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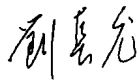
心桥》、《千里路程一日还》、《车轮的故事》等文章通过道路状况的改善，以及由自行车到小轿车等交通工具的变化，表达出作者对三十年“行”的变化的无限感慨，以及对党和政府的由衷赞叹。

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故乡的“电影节”》、《那年，买票看电视》、《生长的书斋》、《小人书、小说书、电子书》、《从收音机到VCD》、《电波三十年》等文章，叙述了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文化生活如何由单调变得色彩斑斓，通讯如何由不便变为通畅顺达。

改革开放改变许许多多，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企业股份制改造，到最近几年的农村医疗改革、基层民主自治、新农村建设等等，这些决策和举措究竟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老屋后的那块地》、《一个农民的“上班梦”》、《取消农业税》、《昔日荒山村 今朝“聚宝盆”》、《女儿实现了我的大学梦》等文章做了真实的记录。

这三十年，值得追忆的故事太多、太多。也许这本书里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东西您可能不曾直接见过、直接经历过，但是，平凡中的那种亲切、温情，着实让人感动。正因为这种平凡与亲切，让我们对这一伟大时代有了更深刻、更真实的认识和体会，相信每一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读者或许都能从文章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以征文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频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值得肯定。作为诞生于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专业广播频道，经济频道近年来在宣传、活动、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很多方面在全国同类广播频道中名列前茅。在此也希望经济频道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契机，再鼓干劲，更上层楼。



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也说“我家的巨变”

家庭是国家的细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东风春雨滋润着每一个家庭,细读每一篇征文,如同欣赏一朵朵绚烂的小花,通读全书,会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争奇斗妍。《我家的巨变》征文虽然写的是个人史、家族史,但汇聚在一起则成为生动鲜活的国家史、民族史。

作为一个大“家庭”,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六十周年,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历史上,改革开放时期正好占了一半。三十年来,我们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大“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三十年,山东电台长大了。改革开放前,山东台只有一个频道,每天播音不到20个小时;如今,山东电台已拥有新闻频道、经济频道、文艺频道、生活频道、交通频道、乡村频道、音乐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八套无线节目和一套网络广播,全天播音233小时30分钟。

三十年,山东电台更好听了。经过多年创新发展,我们的节目类型和形态随着人们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多元性以及广播技术的飞跃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由以播音为基本表达方式的节目形态,发展产生了更多的以主持人为节目形态的广播节目,这些节目的出现给广播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使节目变得更入耳、更入脑、更好听了。广播便捷迅速、互动性强的优势得到充分张扬,内容更加丰富,受众更加广泛,《山东新闻》、《阳光政务热线》、《田园晚风》、《新闻大屏幕》、《林雨一刻钟》、《阳光快车》、《领舞生活》、《肖大姐服务热线》、《现代乡村》……一大批优秀节目为广大听众带去丰富的精神食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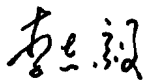
三十年,山东电台长壮了。我们告别了传统的录音磁带,有了自己的音频工作站;我们的声音从过去的中波传送发展成为现在的中波、调频立

体声广播双频覆盖；我们的八套节目全部随同卫星上了天，覆盖全国及亚洲周边地区；我们有了自己的互联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能上网的地方都可以收听到山东电台的声音；我们有了自己的转播车，新闻在哪里发生，我们就在哪里出现；我们的办公场所从简易楼和平房搬到了山东广播电视大楼。国内一流、现代化的山东广播电视中心即将落成。

三十年，山东电台变强了。改革开放前，山东电台的广告收入几乎为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山东电台先后跨越了五千万、一亿元、一亿五等几道大关，今年创收有望超越一亿六千万，在全国省级大台的位次不断向前。

三十年，山东电台与听众一同成长。从《我家的巨变》征文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电台与听众共同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听众听收音机主要靠进村入户的有线小喇叭，现在不仅有了各式各样的收音机，手机、MP3、车载广播、网络广播等也成为新的收听手段。改革开放前，电台的来信、来稿绝大多数来自省内，本次征文，除了港澳台和西藏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听众参与，许多人是通过网络得知征文信息，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发来稿件和图片，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变化，既属于听众“小家”，也属于电台“大家”，更属于我们欣欣向荣的国家！

三十年，值得记忆，“我家的巨变”用百姓的话语讲述了东方睡狮的猛醒，诠释着改革开放的巨大力量；三十年，难以忘怀，我们从征文中读出了百姓实现小康后更美的厚望，读出了祖国逐步强大后更多的遐想。我们为三十年喝彩，我们为三十年歌唱！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目 录

- 王 波 回 味 \001
- 晓 泉 灶火的变迁 \004
- 桑学阳 大口锅的变迁 \007
- 杨文军 那些渐行渐远的农具 \009
- 崔安军 渐行渐远的老手艺 \012
- 周涛泽 俺村的那条老街 \015
- 陈林方 老屋后的那块地 \019
- 杨汉光 一块肥田 \022
- 孙延东 母亲的食杂店 \025
- 吴兴刚 父亲的胆识 \028
- 王喜林 我村的西瓜熟了 \031
- 周涛泽 话说俺家的水饺 \033
- 邱朝平 香飘田野的包子馒头 \036
- 子 丁 吃 灯 \038
- 刘建博 地瓜缘 \041
- 乔连军 难忘当年的红薯生活 \044
- 王喜林 梁头上的枣 \046

- 龚继岳 小鸡了——嘴—— \049
- 董延国 远去的蒲鞋 \052
- 张 琪 难忘的木拖鞋 \054
- 马爱民 布鞋深深藏在记忆里 \056
- 戴自弦 一只呢绒袜 \058
- 杨文军 台 灯 \060
- 张 英 从扇子说起 \063
- 王建成 难忘那块“钟山”表 \065
- 王 琪 从雪花膏到美容霜 \067
- 李作昕 故乡的“电影节” \069
- 李敬然 表哥的电影放映生涯 \072
- 王玉玲 乡村戏班 \075
- 曹景常 那年，买票看电视 \077
- 超 平 “三只鸡”的故事 \080
- 李超男 照片的记忆 \083
- 杨克伟 从票据的奴隶到持卡 VIP \086
- 孙凤仪 窝窝、粮票、就餐卡和一卡通 \089
- 旗 王 从算盘到电脑 \091
- 殷铖君 小人书·小说书·电子书 \094
- 一 鸣 生长的书斋 \097
- 郑 洋 淘书三十年 \099
- 程 诚 来自收音机里的声音最温馨 \102
- 张志钢 从收音机到 VCD \105
- 滕兆来 乡谈的变迁 \107
- 黄阔登 老师的福气 \109
- 秦 进 奶奶带我卖黄鳝 \112
- 王文洁 一个农民的“上班梦” \114

- 曹景耀 大哥的笑声 \117
- 徐明卉 台湾的大哥走过来 \119
- 王玉玲 二哥和他的维修部 \122
- 王建成 女儿实现了我的大学梦 \124
- 宋吉法 父女两代话教育 \127
- 彭忠富 取消农业税 \132
- 王守兵 耕地 扬场 \135
- 郝菊香 我家的麦收 \137
- 崔鹏坤 麦 收 \139
- 刘英团 “村村通”，时代的连心桥 \142
- 陈书斌 千里路程半日还 \144
- 杨 树 三代回家路 \146
- 安佰明 透过“青岛路”看家乡巨变 \149
- 宋洪英 昔日荒山村 今朝“聚宝盆” \152
- 曾学英 我家房子的变迁 \155
- 玲 子 往事里的艰辛与温暖 \158
- 赵秀华 妈妈搬进了地热供暖的新居 \161
- 李 晓 我家三十年影像 \163
- 孙思华 跨越记忆 \166
- 刘子平 迟到的全家福 \168
- 李 晓 电波三十年 \171
- 许文舟 电话连线三十年 \174
- 孙永泉 三十年，我的通讯梦 \177
- 刘建博 柴门犬吠 \179
- 黄继先 厕所简史 \182
- 陈兆峰 木桥 石桥 铁桥 \184
- 安佰明 河水 井水 自来水 \186

甄伟东 火 车 \188

徐彩云 车轮的故事 \191

王德爱 关于“车”的回忆 \193

许双利 春天的变迁 \195

张红军 九月九的故事 \197

曲向阳 迟来的礼物 \200

葛清溪 昔日补巴穿着苦 今日补衣谓之“酷” \202

张广良 三十年，三件事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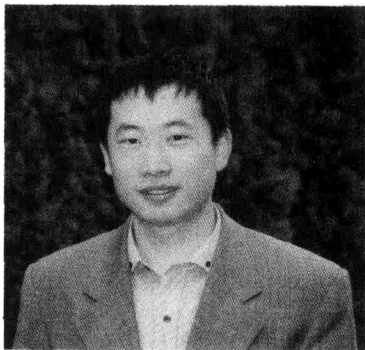
李森林 走得过的关系网 \207

黄 杰 填 表 \210

刘雨东 惊雷如歌 \212

回 味

王 波



王波,1975年生,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二级法官,现任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通讯、新闻稿等300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获奖。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成长、生活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代人。虽然没有体验抗战的艰辛,也没有经历困难时期的饥饿考验,但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对比感还是十分鲜明的,这种对比感使自己对好多东西的体验再也找不到过去的那种感觉了,只能在心中回味,但这种回味让我感觉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让我倍加珍惜和满足。

记得有一天,坐在沙发上,看着六岁大的女儿聚精会神地吃着冰激凌,小嘴已经开始发红,融化的冰激凌混合着她那不自觉流下的口水,挂在嘴角慢慢地淌下来,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伸出忙乱的小舌头匆匆收拾一下嘴边的狼藉。我忍不住叫她几声,在敷衍回应之余,她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口中的美食。

我想,这是她最开心的几件事情之一吧!除了玩耍的天性,富裕的生活已使女儿对物质生活的需要产生了麻木。新衣服、新鞋子、新发卡、新玩具、新鲜水果、生猛海鲜……都不会激起她很高的兴致。

就在女儿这么大时,让我产生如此兴致的却是一小块在火炉上烤的肥

肉。那还是1981年冬天，在老家农村的小学里，午饭后到上课前是相对闲散的，大家都会围在炉子周围度过这一段时光。冬天的炉子周围人气很旺，不但是为了取暖，还有其他重要的内容，就是从家中拿来东西在炉子上烤着吃，多数情况下是地瓜或是地瓜干，个别时候还有泡过的“人造肉”——一种类似腐竹的干豆腐制品。这种烤东西吃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吃饱”，而在于“闻香”。

那时的小学是建在我们村西一个叫“西庙”的地方，当时一年级和三年级是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七八岁、十几岁的年龄正值长身体，加上生活的贫困，大家对吃都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

拿来东西烤的同学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神气，而其他同学眼中那种羡慕的眼神也会不自觉地飘移在炉子周围，隐藏都隐藏不了。谁有好吃的，谁就有“地位”，因为没有哪个孩子能经得住“好吃的”诱惑，何况是一日三餐外的零食，什么大小、强弱、威严、面子，在“好吃的”面前都不值一提。

有一天，三年级的一个男生，不知施了什么手段弄来一小片肥肉，薄薄的，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剥猪皮时剥下来的“下脚料”，也不大，放到炉子上烤，比一个花生果也大不到哪里去，但这足以让两个年级的男生为之震撼和神魂颠倒。“肉”这个字在那个年代，是能叫不少人流出口水的名词。在一片欢呼声中，炉子周围的同学纷纷给拿肉的男生让出了通道，仿佛迎来了一个大人物似的。还有的同学急忙将炉盖收拾干净，并用嘴使劲吹净了上面的灰尘。

肉片放上去的那一刻，是让所有在场的同学印象最深刻的。“嗞”的一声，肥肉片便紧贴在了炉盖上，随着不断的“嗞嗞”声，一股带着焦糊、沁人心脾的肉香，钻进了在场的每个人的鼻孔，窜入肺中，渗入全身的神经。肉片的颜色也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变得透明起来，下面和周围薄的地方在炉子的烘烤下变得焦黄。“糊了，快翻一翻”，周围还不时有焦急的指点声，恨不得能亲自上手。当时，在场的每个同学都是紧张的，视觉、味觉、嗅觉甚至是听觉，在那一刻都被高度集中到了这片肉上。许多人嘴里充满了口水，说话前必须做一下吞咽的动作。当时我心里想，“如果能让我吃一点，

让我干什么都成”。伴随着“滋滋”的声音，油珠从肥肉片中渗出、挥发、升华、炭化，最后在炉盖上留下了点点焦痕，整个过程飘出来的那种肉皮烧烤时所发出的独特香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觉得，那“滋滋”冒油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了，那时那刻从炉子上飘出的那股带着焦糊味道的香味是最令人心怡神往的味道了。

也许，正是由于那个年代太缺少吃肉的经历，肉香的印象才会如此刻骨铭心。现在，每天饭菜中都少不了肉，但再也吃不出当年的感觉了。

我常想，人内心的快乐感觉是否会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而逐渐麻木和迟钝？记得大集体时，每年剥花生种的时候，总会趁着大人看不见时偷偷塞一个花生到嘴里，半天都舍不得咽下；小时候的一双新棉鞋足以让我兴奋整个冬天；初中时为了能骑上姐姐的自行车，用一下午的擦车劳动来换也在所不惜。

现在，这种由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快乐感觉已经淡化，只有儿时的点滴记忆还铭记犹新，不时拿出来回味。

灶火的变迁

晓 泉

晓泉，本名葛清溪，籍贯湖北，现年40岁，湖北省民族学会会员，现在一乡镇文化服务中心供职。共发表小说、论文、散文诗歌等作品近300万字。



春节前夕，母亲打来电话，说我这几年忙于工作没有回家过春节，今年春节说什么也要我回去过年，尝尝她亲手做的“农家乐”。

腊月十五，单位一放假，我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回家的汽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思绪翻滚，家乡炊烟中的“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的老家在鄂西山里边的一个土家族小山村。小时候，我家的东堂屋里摆放着一架香炉，逢年过节，母亲就要到它跟前燃上一炷香，磕上几个头。记得母亲常对我说：香炉是供奉灶王的，好让灶王爷保佑咱家一年到头有柴火烧。话虽这样讲，可一家人并不能摆脱吃“夹生饭”的困境。每到秋季，母亲总是拖着带病的身子到几十里外的一片名叫“桃树垭”的山上，打野蒿、花栗叶一类的东西，晒干后扛回家，好在过年那几天能烧上柴火。长年累月，原本郁郁葱葱的山峦被砍成了光秃秃的“土馒头”。

最难忘的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冬天，当家里再次没柴烧的时候，年近半百的父亲一咬牙背起背架上了山。快到中午的时候，母亲估算着父亲快回来了，就让我去接接，于是我独自一人朝东南方向走去，当走了大约

二三里路的时候，真的接上了父亲。望着那背架上的一大捆树枝柴和父亲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既惊喜又心疼，无奈我年幼力薄，不能接过背架帮忙背，只好替父亲拿着柴刀，跟在父亲身后。我听见父亲的气喘声很大，每走几步就发出一声“哎哟嘿”的声音，摔下的汗珠子溅得地下尘土飞扬。记得那一回父亲砍的柴火，还不够我们一家烧两个月的。

过年做团年饭的烦琐与辛苦更不用说，腊月三十一大早，母亲先用铁锅烧洗脸水，接着煮饭，饭熟后再忙着炒菜，最后烧洗碗水和开水。家里的老灶房极其狭小，是用泥土垒成的半间土坯房，歪在低矮潮湿的两间木屋旁。灶台是用黄土筑成的，只有一个灶膛，又小又矮，火苗在灶膛里乱窜一阵之后，便冒出一股股浓烈的烟雾，让人窒息。因为灶膛通风不好，吹火筒便成了母亲每天必用的工具，常吹得她两腮肿大，一个多钟头下来，母亲的双眼已被灶烟熏得通红，泪流不止。

暑往寒来，由于灶烟的反复刺激，母亲的眼睛经常红肿热痛，流出许多脓液，视力也不断下降。母亲常说：“等将来有钱了，一定要盖一间宽敞、舒适的灶房。”

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全家和其他乡亲一样，充分开发利用耕地，土地的产出率达到了历史的极致。秋收之后，玉米秸、豆秸、棉花柴小山似的垛满了房前屋后，除去牲畜饲草，光下脚料就烧不完。冬天里，炕头总是烧得热热的。洗涮再也不用那带冰碴的冷水，就连给牲畜拌草料、给鸡鸭和食都要加温。这时我又想起了那架香炉，就向母亲建议：“如今咱家已经不缺柴烧，再也不用灶王爷帮忙了，就把香炉撤了吧！”母亲开始有些想不通，后来我们家盖了新房，乔迁新居，就把那玩意儿丢在老宅里了。

近几年老家农村又大力发展了茶叶种植，每户的年收入达到两万元，用父亲在电话里的话说：“家里都奔‘现代化’了！做团年饭再也不招烟熏了。”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村口。远远地，我隔着车窗看到大红的春联贴在设计优美的各式小楼房门旁，“年味”十足！直到走进村子，还是见不到往日那“炊烟袅袅”的景象，我心里一直犯嘀咕：莫非“涛声依旧，